

疯狂的抉择和真实的伤痛，此刻缓缓拉开帷幕



# 第四人称

A MASK IN OUR MIND

陈龙 著

PRODUCER \_JIN LIHONG LI BO JING M.GUO

CHIEF EDITOR \_CHEN XI YANG XIAN / CONTRIBUTING EDITOR \_ZHANG YE QING [ FROM ZUI ] / VISION ART \_ SHANGHAI ZUI [ ZUI@ZUI Factor.COM ]

COVER ART \_ ADAM.X [ FROM ZUI Factor ] / TYPESET ART \_ FREDIE.L. RJOBIM [ FROM ZUI Factor ]

MEDIA COORDINATOR \_ ZHAO MENG / PRINTING MANAGER \_ ZHANG ZHIJIE

INTERNET SUPPORT \_ SHANGHAI ZUI | WWW.ZUIBOOK.COM |

长江文艺出版社  
CHANGJIANG WENYI CHUBANSHE





[01]

我丝毫不怀疑，像我这样十七八岁的孩子，是几乎什么都懂的。好多在成人看来我们可能不知道、不明白的事情，其实我们都知道、都明白。

之所以没有足够成熟，只是因为：一旦我们知道了那些事情，就会直接把它们表达出来；而大人们呢，明明知道，却往往不够坦诚，总是刻意地隐瞒。

[02]

我应该是很早就开始讨厌三叔和三妈一家人的。记得从很小的时候起，每一年的寒假或者暑假，父母都会将我送到三叔家里。很多年来，这似乎变成了一个惯例。无论我怎样说服父母，不要把我送到三叔家

去，最终这样的尝试都是失败的，因为在他们大人眼中，我对三叔三妈的那些抵触情绪，从来都是可以直接被忽略掉的。父母考虑的是，假期里没有多少时间管我，能够把我放在三叔家，也算是有个照应。

三叔有两个儿子，都比我小，遵循着他们口中所谓的“大的要让着小的”的说辞，好多时候我都受到明显不同的对待。其间有很多很多事情，导致久而久之，一提到他们我就义愤填膺。我怎么也无法忘记小的时候，我和三妈的孩子围在桌前吃饭，只有我不能坐着，只有我在没有主动去电饭煲旁边盛饭时被责备。甚至于吃饭时三叔会说：“以后你在我这里住着你爸妈要交生活费啊。”然后他们都哈哈大笑。后来我爸妈来接我时我主动提起这些，三叔却又笑着说：“我那是跟孩子开玩笑呢……”但我不觉得那是玩笑，因为那个时候的自己，与乞丐并无二致。爸妈不在时，三叔和三妈的态度截然不同。他们给什么我就只能吃什么，喝粥不允许加白糖，饭桌上我最喜欢的皮蛋每一顿的上限是只能吃一个。吃饭前我必须负责把每个人的椅子都搬过来，如果我坐了别人的座位就会被要求滚。

有一年夏天的晚上，我在三叔家里看电视。三叔从外面买了一个西瓜回来，放在桌上，说让我把西瓜洗干净了和他的两个儿子——我的两个弟弟分着吃，随后他就出去了。

我把西瓜洗干净后切开，问两个弟弟要不要吃，他们都反复说不想吃，于是我开始一个人吃自己那份。还没有吃完，三叔就回来了。一看见我，他便开始破口大骂，并且从我手里把那半块没有吃完的西瓜夺了过去，狠狠地摔在地上。

“就你一个人自私得要死！老子这西瓜是买给你一个人吃的么？！”他歇斯底里地吼着。

我没有说一句话，只是愣在那里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上摔得粉碎的西瓜。我忘了那晚我是怎么过的，总之是怨恨着、不满着、诅咒着，

也难受和心痛着。

好多时候，我都无法忍受下去，想要离开那个地方。于是有一天，我终于夺门而出，半夜里趁着星光，下定决心就这么步行回家，再也不要回来。可是好多时候，走了好长一段路之后，冲动的情绪又会平静下来，最后只得默默地折返回去。

回去后，理所当然地会继续受到他们的责备，“说你一两句还不得了么？这么晚了你能去哪里？你爸妈把你放在我们这里，我们也是有责任的，这么晚出去要是出事了谁负责？你都这么大了，也该懂事了……”

往往都是这样的无奈，其实我并非不懂得什么事情能做，什么事情不能做，只是好多时候，内心的情绪化逼着自己做出了那些大人眼中极不懂事的行径。

有一年春节，我家族所有的人都聚在三叔家里吃团圆饭。奶奶那时就住在三叔家里，那段时间她一直生病卧床，所以不能出来和大家一起吃。屋里一派祥和的景象，似乎那个病榻上的老人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。

我不时地从房门处往里张望，破布帐幔里的床上盖着厚厚的几层灰色棉被，几乎看不见被子里的奶奶。偶尔能听见她几声难受的咳嗽，也只有这样的时候，才提醒了一旁的三妈奶奶的存在。她嘴里嘀咕着，“这死老太婆怎么还不死！”

她显然没有去顾忌她一直严厉教训我在新年时不能提“死”字的事情。我那时听到这些，恨得咬牙切齿，但只得尽量克制。后来，我爸说：“要不要送饭去？”我分明听见一个声音说“给她吃不如给猪吃”。我当时已经气愤得从橱柜里拿出了刀，最终却被身边的几个叔叔夺了过去。

就算是现在，听到这样的话，我也依然会这样做，如果当时，我

三叔家因推托有一阵子还闹得沸沸扬扬。虽然三叔一家最终收留了爷爷奶奶，但那时的我还是特别无法理解，为什么照顾自己的父母这样的事情，也会如此强硬地推脱，甚至彼此撕破脸皮呢？

有一次，我带着所有这些疑问，郑重其事地问爸妈：“为什么这些亲人全部都不像亲人，倒更像是陌生人一样在相处呢？三叔和三妈他们家的钱那么多，为什么在我们家遇到困难时还一定让我们还呢？为什么爷爷奶奶在他们家里，三妈总是那么凶狠地对待他们呢？”

本来，我以为他们在听到这些疑问的一瞬间，就能理解我内心的一切，就好像之前我把这些想法告诉同龄的伙伴时，他们很能够理解我，并且也有和我一样的感叹。但是，我没有想到的是，父母一听到我的问题，他俩竟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。

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笑，那种感觉，就好像我提了一个特别傻的问题，而且那个问题轻飘得不值一提。那时母亲只是脸色温和地看着我说：“三叔和三妈他们是有钱，可那是他们自己赚的。而三妈，她作为一个媳妇嫁进来，能够对奶奶那样已经不错了……”

我不屑地说：“那还叫不错么？我们家怎么不去把奶奶接过来算了？”

母亲笑着回答：“你还太小，以后你就懂了。”

很多时候，我们从父母那里听来这样一句“你还太小，以后你就懂了”的时候，可能真的想过，多年以后自己会像突然明白什么道理一样，说一句“原来是这样啊”，然后就把之前所有显得幼稚而愚蠢的想法推翻，变得像其他人一样，知道所谓的对与错。

事实也的确如此，那些道理终究会侵入我们的脑海。我们也终将知道，为了自己的生存，我们会抛弃一些之前被我们视为弥足珍贵的东西，包括父母之间的感情、兄弟之间的情谊，甚至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。

她这个人，总是以一道抢答题的形式出现在你面前，让你来不及防范，也对她理不清头绪。她是我妹妹，妈妈生完我两年之后又生下她。爸爸一直很想要个女儿，他认为假如儿子不听话，好歹还有个女儿。

但爸爸的这个想法显然错了。

杜晨小学毕业那年，她带着一群男生砸坏了学校几乎所有的课桌椅。直到后来家里百般劝导，她才愿意继续读初中。

初中时学校实行封闭式管理，她可以比任何一个男孩子都神勇地爬围墙出去上网。那时爸妈不知道为她去了多少次学校，直到现在，她手上依然有当初被围墙上的玻璃割过的疤痕。

她算是我唯一惧怕的女生，因为从小到大她都不按常理出牌，没人知道她脑袋瓜里想的是什么。后来她读到初二，因为带着一帮男生和外校学生打架，被学校开除了。

被遣送回家之后，父母便再也没有对她有过什么指望。在家人都以为她不会再闹出什么乱子的时候，她一鼓作气地坚持要去附近的一家发廊当学徒。

我那时曾经受爸爸妈妈的嘱托恐吓过她，说那里的老板可不像学校里的老师，要是没有按照制度办事，搞不好会挨打的。而且，那里鱼龙混杂，搞不好会有很多坏人。

我记得，当我提到“坏人”这个词的时候，她的脸上荡漾过一丝不屑的笑，然后便是视死如归地要去那里工作，并且为自己找了一个体面的理由，说是要为家里以后的生计作点儿贡献。

那时父母和我谁也拦不住她，她第二天便去了那家发廊。

至于眼前的她，一身诡异的装扮，让我完全认不出来。要不是她豪放地叫出那声“杜凡强”，我绝对不敢相信这是我妹。

我能理解她在发廊上班头发要染成各种诡异的颜色，但衣服上花



里胡哨的装饰以及那串弥漫着某种宗教色彩的铁环，我实在无法认同。

杜晨走到我身边娴熟地挽起我的左臂，依偎在我的旁边，我不禁打了个寒战。旁边行人纷纷侧目的时候，我身体一阵僵硬，试图挣脱。紧接着她转头大义灭亲地瞪了我一眼，不用说话我也知道她想表达的是“你要敢反抗，我把你在学校的成绩表倒背如流地讲给妈听”。

“你来这儿干吗？发廊没事儿吗？”我拗不过她，只得任由她挽着我。

“老妈刚给我打电话说让我跟发廊请几天假，到三叔家去。不知道是什么事情。”她继续得意地挽着我穿行在街边的人群中。

“三叔家？”听到这里我才意识到，暑假又来了，心里顿生一阵厌恶之感。

“嗯。”杜晨点头，“老妈亲自打电话来的，让我们先回去再说。”  
我一百个不愿意。

[07]

我本能地排斥再去那里，只要想到奶奶还在那里受苦，就会极度地不甘心。但自己能够做什么？印象中最多也只是在情难以堪时从三妈那里赌气跑回来。

但是，赌气逃跑这种事情，终究被三叔三妈唾弃为小孩子的行径。他们甚至可以怡然自得地、半开玩笑地说：“你要是觉得自己了不起，就把你奶奶接回去照顾啊。”

我曾经信誓旦旦地和爸妈说，想把奶奶接到我们家来往。可是爸妈总说我们家自己的生活都难以维持，更别说再多一个人。更多的时候，他们都是在说：“好好读书，以后读出来有工作了就好了。”

往往这时，我才会想起自己的未来，顺便想起自己依旧破败不堪的学习成绩。

“平时我怎么没见您这么好地来关心关心啊？高考比什么都重要么？”我似乎是知道对方哪里薄弱，甚至有些故意地去说了这些话，哪怕自己听着都觉得刺耳，但在当时就这么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，“那我高考完了就直接去死好了！”

她没有再说话，就这么看着我摔下筷子直接背包走了出去。

她甚至都没有起身追出来。

我知道，我与她并非那种可以吵得天翻地覆的母子，所以有时她也能理解我，知道我的这些性格。就好像她常说的：“你和你爸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都是倔脾气。也只有我能忍一忍，出门在外可千万别这样。你看你爸，没少惹事儿。”

与事物相隔越是遥远，越是能客观看待事物本身。

过了这么多天以后，想起许久之前自己满腔不满地离开，心里愧疚也渐渐堆砌起来。面对眼前的那扇门，我甚至显得有些胆怯。

推开门时，看见母亲落寞地坐在椅子上。发现我回来，她连忙起身去厨房做饭，没来得及问多余的话。

吃饭时我见她竟一脸局促且一言不发，顿时有些心酸。

到了后来，看着她复杂的眼神，似乎有什么话想说，却又隐忍在心底。我低头吃饭时不断想起之前怒气冲冲离开的场景，终于忍不住想打破这沉默，有一股强烈的意愿想要和她说些什么，关于我在学校的情况，或者高考前的心态，又或者我遇见了什么事情。

总之只要能说的，什么都好。

[09]

其实，有些事情，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。后悔，然后改过，然后便是艳阳晴天。

那些关乎我们每个人轨迹的事情，往往在一个一如往常的下午，

至于三妈，她像是没发生任何事般镇定，从表情上丝毫看不出来她的丈夫刚刚去世。她闲坐在门口织毛衣，地上一只白色的小狗依偎在她脚边。

母亲刚到，就看见奶奶在屋内已经哭得伤心欲绝，与门口的三妈形成鲜明对比。“前天晚上一回来，就看到他躺在地上。我看到他旁边是一圈麻绳，于是上前去看，就……”奶奶一阵心酸，话还没说完，就哽咽起来。

“别在这儿装好人了，”三妈停下手里的针线，斜眼看着奶奶，“我看这事儿八成和你脱不开干系。别以为我那天不在家你就可以蒙混过去，没想到你这好好的老人家心眼儿这么狠毒。”她说这些话时，语气抑扬顿挫的，活像一个正义的法官在念证词。

“你……”奶奶一脸不甘和无奈。

“你什么你……”三妈瞬时把话接过去，“你早该搬走了，一直住在这里白吃白喝。怎么不直接死了算了！”说完后她继续低头打毛衣。脚边的小狗忙忙碌碌地围着她的腿打转，她非常利索地把腿一抬，像踢毽子一样把狗踢到两米之外。

这就是刚一到这里，我们所目睹的一场闹剧。即使三叔刚去世，也丝毫不能动摇这个家庭喧闹的基调。他们家总是这样，肆无忌惮地大声叫骂，每天都会按时上场。就算旁边站满了围观的群众，也丝毫不能唤醒他们任何羞愧之情。

直到最后，邻里都渐渐适应了，除了偶尔的敬欺，也就见怪不怪了。

“你们怎么舍得过来了？妈在这边，你家管过一次没有？”矛头终于指向了我们，三妈理了理手中的毛线，慢条斯理地对我母亲说。

当时我心中那丝怒火正要迸发，母亲窘迫地一笑，说：“我是过来看看三哥，海林到外面开车去了，所以带着杜晨和杜凡强过来看看。”

“看什么？有什么好看的？真要做好心就把这要命的老婆子接走，

像这样上一代对于下一代劈头盖脸的教训，似乎从来都不会减弱半分。在大人眼中自己子女所犯的错，只要是偏离了正常轨道，都无须解释，统统不可原谅，直到子女自己改过为止，又或者，即使改过了这错误也一直被记在账上。

那次，小姨走的时候没有再说任何话来反抗，也没有人知道，她前前后后到底遇到过什么，经历过什么。只是那化得精致的妆容上，最终流下的一行泪水，逐渐风干在空气里。

后来一过便是三四年，再次回来时她早已和之前的那个男人离了婚，甚至是在和第二个男人离了婚之后。也许是不合，也许是有什么变故。感情的问题总在大人的世界里挣扎不休，关于信任，关于忍受，关于平等。那些都是年幼的我所无法触及的一切。

随后的日子里，每年都能见到小姨，那时她总给我带回来各种新奇的东西，包括第一次吃口香糖，第一次有自己的储钱罐之类。这让我对于她的好感和向往与日俱增，甚至之后的她也从未给我任何阴郁的感觉。心中的小姨总是那个经常会从大城市带礼物回来的漂亮小姨，以及印象中总存在着的温和笑容。

直到自己逐渐长大，才逐渐听说了关于小姨的两次不顺利的婚姻。除此之外，她似乎完全可以算是幸福的。

后来的一个新年，她衣着光鲜地回了家。进门后她塞给外婆一沓钞票，然后欢欣地说：“您拿着吧，我在外面的工作很顺利。现在不仅有了自己的公司，还有一栋很大的房子。这些钱您收下吧，算是我这么久以来给您的补偿。”

一切都显得那么祥和，只是，眼神中的一丝凌厉出卖了她。她笑容姣好地把钱交给对方时，定然是舒了一口气的，就像是完成了一桩心事，或者是，打了一场胜仗。

长途车抵达武汉的时候已经是下午 5 点，下车后我们抓紧时间问路，为了能在天黑前赶到小姨那里。

站在路边时，人潮涌动不息，个个行色匆匆。我们几个人提着行李稍显落魄地站在路边，明显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。突然身后响起急促的喇叭声，待我们转过身时急忙躲过一辆疾行的公交车。公交车司机把头探出车窗愤慨地骂了几句，我们这一行人窘迫地退回了人行道。

等待了许久，终于没有发现任何合适的问路人选，我们进了路边一家便利店。

从便利店老板口中才终于确认了母亲知道的那个“大致的地址”，那个地方离我们此时的所在地还有一段距离。老板交代好具体的公交线路后，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俩继续赶路。

一路颠簸，不知道走了多久，终于到了目的地。

[07]

目的地。

就好像，我们在漫漫沙漠里，一直为那座充满希望的胜景奔波。我们作好了一切准备，我们设想了之后的安适。当一心一意地把它当做我们的归属、最后的依靠时，或许我们正奔向的，是一座永远也到不了的海市蜃楼。

目的地是市中心的一块鱼龙混杂的居民区。我们下了公交车后，一路行去。路边尽是各种各样的酒吧与夜市，当然，也有在其间苟延残喘的矮房，在瞬间变得漆黑的苍穹下，显出鬼魅的姿态。

“请问，附近有没有一个叫杜月丽的人？”母亲看时间不早，已顾不上什么，随便拉过来一个行人便开始询问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男人似乎和小姨很熟的样子，“你找月丽啊，你是她的……”

“姐姐。”母亲笑着回答。

“哦，好的，干脆我带你们去吧。”说完，男人就带着我们往旁边巷子里走。

我一直注意着这个男人，总在潜意识里觉得他有问题。因为总不会这么巧，随便一个普通的路人就认识小姨。况且，从他衣衫褴褛的外形来看，绝对不像是认识小姨这种自己开公司当老板的人。

于是一路上我都不敢放松警惕，听着他和母亲的每一句对话。

我们随着男人进了一条漆黑死寂的巷子，巷子很窄，而且似乎很难看见尽头，走路时需要很仔细地盯着路面，才不会踏进路面的污水坑里。

或许是我自己太过于敏感，但眼前的这个男人多少让我有些惧怕。因为在我的想象中，小姨的家应该是在一个环境优美的高档小区里，而绝对不会从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小巷子里进去。

母亲似乎早就发现了这点，于是开始试探性地说起话来：“你认识杜月丽？她是住前面？”

“对啊，她家就在前面，马上就到了。”男人镇定地回答。

“那她不是在开公司吗？”母亲反问回去。

“公司？她是开公司的？呵呵……”男人短促地一笑，停了下来。

就在男人停下来时，我的心在这时突然提到了嗓子眼，我甚至作好了准备去防范男人可能会有的一切举动。

但他对着前面大喊了一声：“杜月丽，你姐来看你了。”

随后从前面那幢破败的旧租住房里，走出来一个女人。女人正在洗头，泡沫都没有冲就走了出来，扶着湿漉漉的头发到阳台上回应了一句，“什么？”

那一刻，等到女人抬头，小姨的声音和容貌几乎同时在我们面前

[01]

记得小时候，我对自己的未来作过无数的憧憬，有很多想要去完成的事情。

比如，我一直想成为一个作家，用自己的文字去表达内心所有对事物的看法。上课时，在课本的空白处，在自己买来的笔记本上，都会密密麻麻地写满文字。那时，我会想象在哪一天能出版自己的书，甚至连封面我都想好了，包括里面的一切想写的东西。

但是后来，我们才发现，我们憧憬的一切，在世事的牵制下显得越来越遥不可及。总会有不同的声音来反对你，诸如：“你绝对做不到的！”“人都有自己命运的，不是那块料就不要逞强。”“你能不能正儿八经地做好你分内的事情，过完本该属于你自己的生活？”

[03]

再次看到小姨的时候，她坐在床边抽烟。狭小的房间并不通风，即使是白天，依旧阴暗得需要开灯。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味道，以及有些刺鼻的烟味。

母亲坐在小姨旁边，小姨明显比昨天状态好得多。

“小妹，你手里还有钱没有？”

这是母亲开口的第一句话，没有提任何关于昨天的事情。

“其实我知道，有些事情我跟你说不明白。”

小姨似乎根本没有回答，而只是在说另外的事。

“你手里还有多少钱？”

“我当初就一直觉得我做得没有错，现在也还是一样。”

“我说，你手里还有没有钱？没有就算了。”

“是我没能力，最后还是让你们看笑话了。我没有想过会成今天这个地步……”

她们其实并非像是在对话的两个人，而更像两只热锅上的蚂蚁，都只是在想着自己水深火热的一切，没有在听对方说了些什么。

“我只是想问问你有没有钱借给我，我只要借了，就一定还你。当然，没有就算了。”母亲近乎冷静地说完这些话，或者说是冷冰冰地没有带一点儿感情色彩。我丝毫没有感觉到她是在对自己的亲妹妹说话，一切让我觉得无比陌生。

“我的钱存在这里，是想给爸妈他们的，我不能动这些钱。”小姨回应了母亲的话，她近乎咬紧牙关地说，“我多苦多累，回去的那几天，不能让他们笑话。”



一直闷在一旁的杜晨突然跳出来，像个大人一样煞有介事地加入她们的对话，“小姨你不知道，我爸那边的三叔突然自杀了，妈妈也把家里房子都卖了。您要是不帮我们，我们也回不去了。”

“自杀？”小姨转身问杜晨。

“嗯……”杜晨显得有些胆怯，面对小姨注意力的突然转换，明显地感觉到一种压迫感。她总是这样，真要她正儿八经地说些事情时又没了胆子。

“因为什么事情？”小姨继续问杜晨。

“……”杜晨支支吾吾地没有说出话，母亲随即开口，“没有人知道，去看了一次，没问出个缘由。”

“那为什么卖了房子？”小姨点了第二支烟后，问了我最想问的问题。

显然也是在我意料之中的，母亲快速转换了话题，连忙说：“你做这个多久了？”

也许是迫于急切地转换到别的事情上来，她根本没有注意到小姨听到这句话时脸上泛滥起来的压抑神情。

小姨没有回答，只是吸了一口烟，烟头在空气中闪动着红光。

母亲继续说：“那之前那个男人呢？”随后她停了一下，我想她是在犹豫自己没有说明到底是哪一个。

“死了。”小姨回答得很利落，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咬牙切齿，就连杜晨也应该听得出来那是气话。

母亲叹了口气，然后开始说了起来：“你出去的这几年，我其实一直不相信你会做出什么成绩来。就算是你后来拿着大把的钞票回来，我也还是不相信。我是了解你的，你这样倔犟的性格，在外面怎么可能打工赚钱，怎么可能和那些老板把关系处得好？更不用说你自己做生意当老板了。那时，我其实也就想，你顶多是跟了哪个有钱的男人，有了自己安逸的生活。可是后来，你离了婚，又结了婚，之后再离婚。